

逃离 1997——《春光乍泄》叙事浅析

付箫然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 2012 级硕士研究生)

【摘要】1997 年 7 月 1 日香港回归，王家卫导演的影片《春光乍泄》就是在这一背景下横空出世的。虽然获奖无数，但它并未引起学界诸如对《花样年华》的热烈研究。本文主要以布雷蒙的叙事序列作为框架，对《春光乍泄》(以下简称《春》)进行叙事分析，进而阐述影片的叙事结构，探索影片背后的深层次主题：逃离。表达导演对于香港回归后何去何从的迷茫以及当下香港本土居民的孤寂无助，这种后殖民主义式的情怀通过具体的叙事分析以后会更真切的展现在我们面前，但与此同时面对未来依然坚定、乐观的态度。

【关键词】《春光乍泄》 叙事序列 叙事结构 后殖民主义

Escape from 1997--Narrative Analysis of *Happy Together*

Fu Xiaoran

(MA student,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ABSTRACTS: Hong Kong returned in 1997, and the movie *Happy Together* appeared in the same year. Although it received many rewards, it did not get much attention as *In the Mood for Love*. This paper uses Bremond's narrative sequence as the main frame, and then makes the narrative analysis of *Happy Together*. By this way the paper tries to explain the movie's narrative structure, explore the deep meaning of the movie: escape. The paper expresses the director's following feelings: the first is what the future of HK is after it returns; the second is HK citizens' lonely and helpless feelings. This kind of post-colonial emotions are shown by the simple narrative analysis. However, the director also expresses the positive and firm attitude HK citizens own.

KEYWORDS: *Happy Together* Narrative Sequence Narrative Structure The post Colonialism

引言

港人在回归以后的生活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这一命题对港人本身以及大陆人都是非常具有神秘感的,《春》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创造出来的。这一影片虽然是同性恋题材,但因为与“97 回归”这一政治事件相关,因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味。王家卫导演的影片重要主题之一是“逃离”:逃离喧嚣、逃离背叛、逃离孤独等等。这里王家卫将自己的感受、想法在香港回归的时候用电影这一艺术表现形式展现出来,其背后隐喻的后殖民主义式的“港人回归后何去何从”、“香港在被英国统治了 100 年以后是否还能跟大陆和谐相处”等问题也一并铺展开来,导演留给我们的更多的是思考。

一、《春》的叙事结构

《春》从表面上看仿佛是二元叙事,甚至多元叙事模式,因为熟悉王家卫的人都知道,他会用一些很琐碎的镜头来进行阐释,所以很多受众会抱怨说看不懂,认为是一堆东西的堆砌。在这部影片中,有很多镜头是闪回的,并不具有连贯性,所以给人一种混乱的感觉。影片中的人物关系也并非清晰明了,观众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解读,因而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会给人复杂的感觉。

实质上它是单一的直线型叙述。我们可以将《春》的整个故事分为三个部分,即“散-聚-散”。这部影片总共 90 分钟,阿辉是自始至终都在讲独白的,阿荣大部分出现在前 60 分钟,而第三个主要人物小张只出现在后 30 分钟,这 30 分钟里阿荣几乎不存在。阿辉在与两个男人的对手戏中阐述出影片主题,因而《春》的绝对主角是阿辉,影片以阿辉的活动为主要叙述线,而阿荣与小张的生活仅仅是作为一种插曲嵌入主要叙述线索中。

影片的思路是很清晰的,“散-聚-散”的每一部分的原因跟结果都很明了,故事也正是以这种方式推进,只是王家卫善用自己的方式将这种线路表达得更深刻。

二、布雷蒙的叙事序列以及对《春》的叙事分析

这部分主要对布雷蒙的叙事序列进行介绍,并且以此作为理论框架对《春》进行叙事分析。

普罗普是媒介分析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得不提的名字,他在分析了 100 多个童话以后提炼出 31 种功能,对于叙事学的贡献着实不小,但是他的分析仅是依靠时间顺序对各种功能进行了简单的排列组合,并没有考虑到逻辑关系。因而这一点得到了布雷蒙的批评,同时布雷蒙做了改进,提出了“叙事序列”的概念,用来阐明功能之间的逻辑关系。罗刚在《叙事学导论》里对布雷蒙的叙事序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布雷蒙将他的序列概念分为基本序列与

复合序列。其中，复合序列又分为：连接式、镶嵌式、两面式。就本文的研究对象《春》来说，基本序列已满足分析的要求。

1. 基本序列

基本序列是由三个功能组成的，其中功能与功能之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三者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

①一个功能以将要采取的行动或将要发生的事件为形式表示可能发生变化（情况形成）。

影片中，何宝荣与黎耀辉是一对同性恋者，何宝荣生性不羁，他总能以“让我们重新开始”来挽回黎耀辉。为了修复感情两人决定去阿根廷旅行，一起去看瀑布。这样的前提就造就了整个影片的叙述，因而“一对同性恋者（功能的主体）企图修复感情而相约去看瀑布（将要采取的行动）”这一事件导致了接下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因此情况形成。

②一个功能以进行中的行动或事件为形式使这种潜在的变化可能变为现实（采取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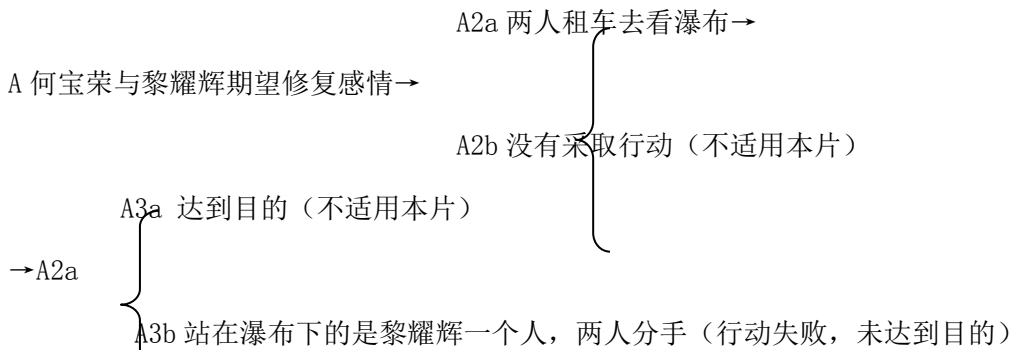
影片开头的几分钟是这对同性恋者的亲热场景，虽然作为边缘人物，但场景的唯美与自然也会让人产生这对恋人关系紧密，感情稳定的印象，因而在他们决定去旅行看瀑布以后，是一定会采取措施使这一愿望成真的，很自然的，他们采取了行动：租车去伊瓜苏瀑布。

③一个功能以取得结果为形式结束变化过程（达到目的）。

按照影片最后的结局，功能最终是没有达到目的的，因为影片的最终结果是男主角黎耀辉一个人来到了瀑布，何宝荣却没有看到瀑布。从这点来看，目的是没有达成的。

2. 叙事循环

布雷蒙认为在第一个功能（情况形成）后，有可能采取行动；有可能没有采取行动。第二个功能（采取行动）后，也有可能达到目的；可能达不到目的。这也是他所说的叙事循环，在这一循环下，故事可能朝着悲剧的方向发展，也可能最终变为喜剧。因此《春》的基本序列具体如图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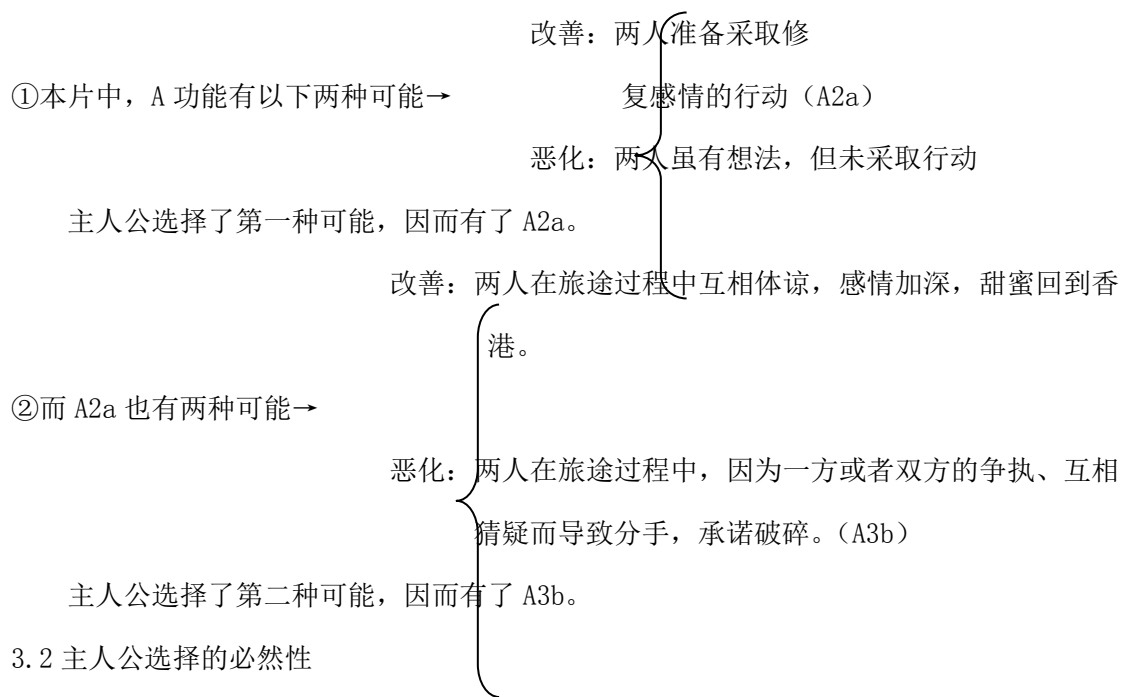


即：一对同性恋者为了重新开始他们的恋情而离开香港，相约看伊瓜苏瀑布，于是两人租车前往，但中间发生了一系列阻碍目的达成的事件，最终目的未达成。

3. 基本序列是具有弹性的

在基本序列的三个功能中，每个功能下都存在着两种情况：改善或者恶化。故事的发展也跟主人公的选择有着紧密的关系，这样看来，主人公的个人选择与故事息息相关。而同时怎样的选择也能体现人物的性格，这种选择具有必然性。

3.1 基本序列下《春》功能分析



3.2 主人公选择的必然性

因为主人公的选择才推进了故事的发展，假若选择与上述的不同，那么故事也一定不会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春》。具体分析后，可以得出主人公的如上选择是具有必然性的。

首先，在影片的一开始，阿辉独白中那一句“‘让我们重头来过’是何宝荣的口头禅，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总能引起我的同情，因而选择重新跟他在一起”这句独白就强烈的显示两人恋爱关系的不对等关系，何宝荣处于主动地位，而黎耀辉则比较被动。这时，人物性格的强烈对比也显现出来了：

人物 性格	何宝荣	黎耀辉
	放浪不羁、任性、自私	隐忍、体贴、内敛

因而当何宝荣在此提出和好的请求并建议去阿根廷旅行的时候，黎耀辉是不会拒绝的。因而阿辉做出了选择，在此证明自己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同时让观众感受到他对于阿荣的深爱。

其次，两人在租车以后迷路的情况下，阿荣很快厌倦了与阿辉在一起的生活，他自私任性的性格导致他选择离开。（散）当再次遇见阿辉的时候，他又企图跟阿辉在一起，被人打伤以后重新找阿辉，阿辉义无反顾地照顾受伤的阿荣。（聚）后来阿辉同事小张的出现，让阿荣误以为小张是情敌，同时他的伤已经好了，再次厌倦的阿荣选择了离开。（散）即：

阿荣：自私、任性、不负责任→寻求刺激新鲜→导致了“散”

阿辉：隐忍、包容、责任心强→照顾受伤的阿荣→俩人“聚”

阿荣：猜疑心强、再次厌倦、经不住寂寞→再次离开→再“散”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春》的叙事结构是属于格雷马斯所言的“离合型”组合，即人际间的聚散邂逅迁徙流离，相会相失等等。仅仅用基本序列就能将一个故事说的很透彻，也说明了王家卫导演叙事风格的简洁明了。

三、《春》背后的“逃离”社会主义？

《春》上映于 1997 年，在影片的最后王家卫用邓小平去世的新闻消息提醒观众这是香港将要回归大陆的一年。而王家卫出生于上海，后来跟随家人移居香港，他的个人经历注定了他的拍摄风格跟讲述方式是有别与其他导演的，作为一个自我身份很难界定的导演，他也体现了大部分香港人的心态：自己到底是香港人还是中国人呢？在这样的状态下，王家卫用一部影片表达了自己的思考结果，那就是借以黎耀辉的名义宣布了想要逃离但是又不得以积极面对的乐观态度。

1. 影片中时刻表现出逃离的情绪

开头就是逃离的基调：主人公从地球的这一端逃到地球的另一端，为的是修复两人的感情。我们还是根据文章的“散-聚-散”这三部分进行分析：

散	阿荣为了逃离寂寞、疲惫、平淡
	阿辉为了逃离一份不负责的爱情、为了逃离再次受伤
聚	阿荣在这部分中仍然会出去买烟、透露出不安定的情绪
	阿辉在这部分中想要控制阿荣、透露出不自信与不安
散	阿荣为了再次逃离这份厌倦的感情
	小张是为了逃离烦恼才来到阿根廷
	阿辉意识到真爱已去，他选择逃离一份没有结果的感情

从上表可以看出，三位主要人物在影片中时刻表现出一份逃离的意愿，即使在影片中最具有幸福感的第二部分“聚”的叙述中，阿荣也还是表现出不羁与放浪，在阿辉悉心照料下仍旧想要摆脱平凡的生活，而阿辉虽然深爱阿荣，但是最终他还是选择逃离这份感情，重新生活。

2. 后殖民主义：资本主义 VS 社会主义

王的电影一定程度上都在体现着港人的生活状态，《春》也不例外。它通过人物的逃离来表达港人生活的寂寞与繁忙，同时也暗示现代人生活节奏的紧张与无聊，当然这只是影片

揭示的一小部分。

凭这部影片，王家卫获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导演，笔者认为除了艺术上的造诣，影片还暗示着一种意识形态的含义。香港在英国管辖下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实行“一国两制”，但是港人一定还有担忧，在大陆社会主义的大体制环境下，港人最终的归宿是什么呢？王家卫在影片最后加入了邓小平离世的新闻消息，阿辉在台北看到这则消息，是不是巧合呢还是导演故意为之？

香港已经回归，那么台湾呢？也许王家卫在这里也给观众一个想象的情景，最终结果如何我们现在都还不清楚，而对于香港的未来会如何，也许王家卫也不知道。香港著名学者也斯在其书《香港文化十论》中写道：“可能在香港名义上不是殖民地的时刻，人们仍然会带着殖民地的意识，因为后殖民的意识，来自对殖民处境的自觉，自觉殖民处境造成对人际关系与文化的扭曲，造成种种权力不等的沟通与接触。”影片中港人如何辨别自己的身份，如何融进新的环境，政治经济文化会不会经历变化这些问题都是香港对于自身面对未来的担忧，他们的殖民主义身份会不会消失？这样的后殖民主义式的担忧也是影片蕴含的寓意之一。

3. 坚定乐观

虽然王家卫导演的影片一直以“拒绝与追寻”为主题，《春》也在表达一种逃离的主题，但是不能忽略的主题是“回归”。影片也贯穿着一种回归的情愫：阿辉最终回到香港，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有一个地方可回，那么在外漂泊的日子才不会那么苦，正如小张，他在台北有幸福的家，是他永远的归宿，所以他才可以无忧无虑的在外流浪。

王家卫借这一点来表达两种观点：第一，走到地球的另一端，但是改变的只是环境，人物还是回到了最开始的地方。第二，阿辉在阿根廷的日子里，虽然丢失了感情，但是修复了亲情，认识到家与根的含义，香港还是一个他必须回去的地方。虽然不知道香港的明天会怎样，但是他去到了台北，那里生活安逸、华灯初上，在影片最后他面带微笑离开。预示着坚定乐观的态度，一切都没那么坏，香港的明天会更好。

参考文献

- 1、罗刚,叙事学导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2、阿瑟·阿萨·伯格.通俗文化、媒介和日常生活中的叙事[M].姚媛,姚媛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12.
- 3、阿瑟·阿萨·伯格.媒介分析技巧[M].李德刚、何玉,李德刚、何玉译.北京:人民大学出版

社, 2005:8.

4、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 媒介研究: 文本、机构与受众[M]. 吴靖、黄佩, 吴靖、黄佩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

5、周静, 电影《春光乍泄》中音乐的隐喻作用分析[J], 艺术学苑, 2013(3).

6、也斯, 香港文化十论[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7月第一版: 60.